

號外

零售大洋二分八釐

題 贊 金 鋼 金

金鋼金贊

號五里安慈路波南界租英海上 址社

《報之送寄往處別特包郵照按立掛掛准特政郵華中》

目價報定

中國境內 全年二元四角 均作上海通
半年一元二角 用郵費大洋
一月二角八分 計算報費先
外國各埠加倍 郵費在內

第九百三十四期

口俘虜身畔之日記

(續前)

暴日不顧公理，不恤破壞世界和平，公然傾其海陸空軍，進襲上海，不特各國人士同聲憤慨，即日本有識之士，亦莫不力斥其軍閥之殘暴。計如東京之帝國大學，亦曾反對武力侵略中國，即為顯例。通來日軍，經我十九路軍奮勇抵抗，屢受重創，故軍心日漸動搖，按日本國統帥部，訪戰訊，愛談其某參謀，出示俘虜身畔之日記一冊，得於此寥寥數頁中，窺見日軍軍心動搖之一斑，茲摘錄如左，以資閱者。

口甘心為小朝廷而已耶

(人心傷)

六日洛陽電，二中全会通過決議，以長安為陪都，定名南京，以洛陽為行都，記者因知政府畏日如虎之心，因發覺其間，以長安為陪都，不獨飛北而不顧，且將江淮一帶之民，亦將有可無之例，而後師之不早，飛機之不至，海軍之坐視，一任其蹂躪，而後自死於其間，其陰謀左計，至此已暴露無遺，而人亦不能無言，長安為陪都，其間之地位，居高臨下，有萬里之遙，而西漢之盛，祇能於此，然其閉關自守之代，不宜於交通之勢，今非昔比，火器之利，飛機之捷，知也，洛陽地勢平衍，無險可扼，政府遷於日人，一舉之威，皇皇出走，借此暫時棲息，便於籌畫，此舉起見，已不難見，且日人，欲安苟免，得過且過之疑，今乃彰明較著，漢汗所，以示以不便南下，永久不抵抗之舉，不解中委之三十六萬，何以全無心肝至此也，敵人雖所至，已沿漢南鐵路而上矣，姑蘇危在旦夕，當此危急存亡之秋，飛機所至，一被陷，極其淫威所至，盤旋下之人，其受其荼毒，不足論，而公所談，既言之官署，安知不為開七與之，應嚴密之中山，應嚴密之安，保不也，其何以對幾萬之人民，繼中山在天之靈乎，勿謂吾言之已甚也，滬上廣大之難，已為中外所共見，歷史不磨之污點矣，急切陳詞，請收收命。

之役，敵兵被俘，為數尤多，中且有少佐二人，當即解京訊辦，聞敵之官兵被俘後，大部三械其口，訊以日軍狀况，不答，訊以日軍戰勝，尤不答，詢以日軍之故，則曰，我等自國內開拔來滬，所知增援，且不知上海戰事，何論戰勝，蓋迫於軍閥之命而戰耳。

口日本人怕死

(黃紅)

大和民族的「武士道」精神，是宣傳了世界的，誰說日本人怕死來，但在黃浦江畔，或白渡橋一帶，竟能對敵不少中國和外國的實報人，在喊叫這種類似武士道的聲浪，「日本人怕死，日本人怕死」，別再聽來不情不理，原來大和民族，是「日本人怕死」的，便是日本「Evening Post」的記者，便是日本軍和俘虜，直是日本人怕死，而直沒有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。

赴支那，我等士兵皆愉快，惟敵我軍方軍事官，皆面有憂色，此中原因，我等所百思不解。

二月七日，我等所乘之船，行近吳淞口外，砲聲隆隆，遙望炮台上，仍高舉中國方面之青天白日旗，足見軍事官，向我等宣傳之戰報，盡屬不確，而軍事官面有憂色之原因，至此始恍然大悟，我等於軍艦砲火掩護中，始平安駛進吳淞口，深夜始由滬山碼頭登陸。

二月八日，我等開赴前線，沿途見敵軍陣亡將士屍首之卡車，絡繹不絕，我等正不知是現軍人，為何種使命而戰死，徒供軍閥升官發財之犧牲品而已，既抵前線，中國軍隊之砲火甚劇，今後恐無餘暇再作日記矣，按日記至此為止，大抵因該兵作戰劇烈，故無暇續耳，蓋此大日記，實出

口小閒話

(陸士輝)

於是始為診察，兩眼皆見紅，舌苔黃，兩臂現有紅疹，乃以機放湯藥，花運白微，膚底根根後身熱加劇，趙君心煩，愈覺之曰，熱則無妨也，蓋表分之熱，被而醫用冰水伏，熱邪向內，大有陷入心包之危，余以藥之向外，令熱度增高，是邪已向外，正是轉機佳兆，實且不暇何有於憂，今再服藥方，果然大汗出而熱勢遂減，惟入夜熱勢加劇，乃改用小柴胡去薑棗人參，加桃枝，身熱頓減，大洩不行，脈已不數，舌苔亦化，惟尖紅耳，乃真實本論去姜棗，加姜仁，徐麗洲，身熱已減及半。

徐麗洲

(續前)

寓福慶路多里口(同平路東首)公茂汽車行內電話三三三六

高尚國貨
美麗牌
煙香
備有美有
臻不麗無

金利源
十萬元大希望
金帶煙香
司公煙源華

品出司公片影一天
影電聲有音發上片通維一天
射影留仍止禁圖商「通維一天」
●部三第●部一第●歌
姐小海上色春場歌
●部四第●部二第●最
娘姑蘭芸愛之後最
地目開告目報申宣請
點期映中戲戲新注隨

唐拾義
防癆
久咳丸
上海廣益路角
父子去藥廠發行

